

試說《周公之琴舞》“右帝在路”^{*}

馬 楠

《周公之琴舞》七啓曰：

思有息，思熹在上。不顯其有位，右帝在路。

“在路”即《大雅·皇矣》“串夷載路”、《生民》“厥聲載路”之“載路”。《生民》說后稷呱呱而泣，其聲在路。《皇矣》首章、二章云：

皇矣上帝，臨下有赫；監觀四方，求民之莫。維此二國，其政不獲；維彼四國，爰究爰度。上帝耆之，憎其式廓。乃眷西顧，此維與宅。

作之屏之，其菑其翳；修之平之，其灌其柵；啓之辟之，其檉其楮；攘之剔之，其廩其柘。帝遷明德，串夷載路。天立厥配，受命既固。

首章謂商紂無道，天棄厥命，上帝觀四方之國，求民之主，惟我周有德，故天降命，我周受命。《尚書·多方》“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，誕作民主，罔可念聽。天惟求爾多方，大動以威，開厥顧天，惟爾多(士)[方]罔堪顧之。”^{〔1〕}惟我周王，靈承于旅，克堪用德，惟典神天。天惟式教我用休，簡畀殷命，尹爾多方。”與《皇矣》首章義略同。

《皇矣》二章言刊除樹木，而古書云刊除樹木往往與平治道路相關，如《皋陶謨》、《禹貢》“隨山刊木”，因疑“串夷載路”謂道路平整，與夷狄無涉。

《大雅》、《周頌》言太王至文王治岐，岐有平易之路，百姓歸往，以此爲上帝歸命於周、文王受命之徵，凡三見：

作之屏之，其菑其翳；修之平之，其灌其柵；啓之辟之，其檉其楮；攘之剔

^{*} 本課題得到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(2013M530037)、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“清華簡與傳世經部文獻研究”(13YJC770037)的資助。

〔1〕士，正始石經作“方”，是。

之，其廩其柘。帝遷明德，串夷載路。天立厥配，受命既固。（《皇矣》）

柞械拔矣，行道兌矣。混夷駢矣，維其喙矣。虞芮質厥成，文王厥厥生。

（《緜》）

天作高山，大王荒之。彼作矣，文王康之。彼徂矣岐，有夷之行。^{〔1〕}子孫保之。（《天作》）

《天作》“文王康之”，“康”即《尚書·無逸》“文王卑服，即康功田功”之“康”。章太炎說：“《釋宮》云‘五達謂之康’，字亦作‘庚’，《詩》有‘由庚’，《春秋傳》有‘夷庚’，以為道路之大名。康功者，謂平易道路之事。”^{〔2〕}據此下句“有夷之行”，“夷”當訓為平易，《皇矣》“串夷載路”、《緜》“混夷駢矣”之“夷”亦當訓為平易。《皇矣》鄭箋“串夷即混夷，西戎國名也”，鄭箋破“串夷”為“混夷”，誠為卓見，^{〔3〕}雖然“串夷”、“混夷”可能並非夷狄名。^{〔4〕}中鼎（《集成》2751）有：

惟王令南宮伐反（叛）虎方之年，王令中先省南國，貫行，設王庠。^{〔5〕}

“貫”當訓為通。《皇矣》“串（貫）夷載（在）路”與“雍雍在宮”、“明明在上”句式相類，“串夷”作“載路”的副詞，句謂行路貫通平易。

《緜》“混夷駢矣，維其喙矣”一句雖難以確解，但與《小雅·魚麗》四五六章“物其多矣，維其嘉矣”，“物其旨矣，維其偕矣”，“物其有矣，維其時矣”句式相類，而《魚麗》四、五、六章分別對應一、二、三章君子有酒“旨且多”、“多且旨”、“旨且有”，是反復嘆美“多”、“旨”、“有”。因而“混夷駢矣，維其喙矣”應當是申說“行道兌矣”，“駢”就當讀為“行道兌矣”之“兌”，毛傳“成蹊也”。

《周公之琴舞》“右帝在路”句意與《皇矣》“帝遷明德，串夷載（在）路”相同。《皇

〔1〕鄭箋以來讀“岐”字下屬。案《後漢書·西南夷傳》朱輔（《東觀漢記》作朱酺）疏曰“彼徂者岐，有夷之行”，傳曰：“岐道雖僻，而人不遠。”讀“岐”字上屬。章懷太子注“《韓詩薛君傳》曰：‘徂，往也。夷，易也。行，道也。彼百姓歸文王者，皆曰岐有易道，可往歸矣。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。’”知朱輔所引為《韓詩》薛漢傳。

〔2〕諸祖耿整理：《太炎先生尚書說》第159頁，中華書局2013年。

〔3〕从“昆”得聲字與从“串”（𠂔）或“貫”得聲字往往可以通假。如《說文》“琨”或體作“瓊”，《禹貢》揚州“瑤琨”字，《史記·夏本紀》、揚雄《揚州箴》作“琨”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、《釋文》引馬融本作“瓊”。

〔4〕以混夷（昆夷）為夷狄名似始於《孟子》，《梁惠王下》“湯事葛，文王事昆夷”。又毛詩《采芣序》“文王之時，西有昆夷之患，北有獫狁之難”；《逸周書·武稱序》“文王立西距昆夷，北備獫狁”。諸書皆云文王，即本《緜》詩。又“混夷”（昆夷），三家詩多作“吠夷”（犬夷）。如《史記·齊世家》“周西伯政平，及斷虞芮之訟，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。伐崇、密須、犬夷，大作豐邑。”《匈奴列傳》“周西伯昌伐吠夷氏”。《說文》“咽”下引“犬夷咽矣”。

〔5〕“貫”字的釋出最早應當見於歐陽修《集古錄》卷一“韓城鼎銘”（晉姜鼎）條，這一點承蒙陳致先生指出。

矣》“在路”的主語其實就是改德於周的“帝”，行路貫通平易，百姓歸往正是“帝遷明德”、“天立厥配”的表徵。《周公之琴舞》七啓謂先考先祖充塞光明，丕顯在天，右帝在路，與《皇矣》詩旨也是相互貫通的。

附記：本文寫成後曾就正於陳致先生和陳鵬宇學長，特此鳴謝。

（馬楠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博士後）

